

南 迁 录

子部
●
笔记

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南 迁 录

（金）张师颜 著

序

大定甲戌冬，六飞南迈，新宅大都于宣武，师颜握笔东观，道间被命，仍兼礼郎，驰驱清蹕间，粗知记注颠末。恭惟太祖皇帝，布昭圣武，兴于龙朔，太宗皇帝应天顺人，灭辽俘宋，定鼎中京，率土宾服。凡王会所图，琛贡相续，象胥效职，离任迭奏。视昔帝王之盛，汉唐之隆，惟金继之。中怀逸豫，衅起近亲，要诱远兵，长蛇封豕，尚忍言哉！创业虽难，守成匪易，以今验昔，顾不信哉。德皇嗣统，逮今皇上，忧勤恭俭，敬听臣邻，思戡多难，而天未悔祸，孰不疚心？燎原滔天，挽莫能止，于是踵太王居岐之仁，嗣成周卜洛之举，肆上帝复我高祖之德，永地于兹新邑，保定大功，厥有望哉！师颜推极患原，始于大定之末，用示厥鉴，尚祈谨斯，敢窃序，以为《南迁录》云。十二月下浣日，通直郎、秘书省著作、骑都尉、赐绯张师颜敬序。

天统四年十一月，诛宣武节度使郑王允蹈及附马都尉唐适蒲刺，同母姝新兴公主、荣安公主赐死，除属籍，同逆者皆夷三族。

初，海陵炆王亮之伐江南，兵民内外怨叛，世宗以贤厚为上国部众推立，长子允升、次子允猷，皆有勋劳。大定三年，立允升为皇太子，诸子皆封王。允升惟嗜酒，喜游猎，胆勇能用兵，每劝世宗南伐，混一天下，世宗不听。允植封秦王，性

宽和，亦嗜酒色，其妃赵氏有殊色，宫禁事秘，外传颇丑。允植日有宠，升、猷渐忌恶之。每入侍，兄弟多竞言兵事，允植独从容劝上，以安民结好为务。世宗喜曰：“尔见正与我合。”由是，诸文士吴与权、张幼酢、张幼诚等多附之，间与帝言，秦王必能安社稷，赵妃复与张昭仪、宋婕妤等论叙姻娅，张、宋皆南官子孙，内外交赞。太子詹事萧与兴、太子右卫率完颜固弼等咸谓允升曰：“上宠待秦王过于殿下，天下皆知有夺嫡之谋，殿下若不早为之计，岂不见唐太宗杀建成之事乎？”允升由是疑惧。与兴谓三卫将及诸统军曰：“秦王以协和南宋，合上意，尔辈不独无富贵之望，且欲尽罢汝辈兵权，尽用南宋遗臣，殿下每与上争，大见疏外。”于是诸将皆泣，各怀怨心。

大定七年四月二日，上与太子、诸王在东苑赏牡丹，秦王赋诗以进，和者十有五人。直学士吴与权读秦王诗，赞美不已，太子不能平，完颜悛深知其意，直前顿首曰：“国家起自漠北，君臣部落，皆以勇力战争为业，故能灭辽逼宋，混一南北，诸蕃畏惧。自近岁多用辽、宋亡国遗臣，多以富贵文字坏我土俗。先臣在顺昌为南宋刘锜所败，便叹用兵不如天会之时，皆是国家上下贪向安恬，为人侮弄。今郎主一向不说著兵，使说文字人朝夕在侧。南宋所传之主，大是有志报复，鞑国而蒙近岁不受役调，夏人屡争麟府。郎主舍积年战斗之臣，独谓其不足与语，臣不知三边有急，把作诗解文字人去当得否？”上默然，左右皆骇目相顾。知内东省事余万福向前扶之曰：“郎主方欢饮，郎君却作苦恼人语耶？”扶起去之。自是，文武分党，相为水火。

十九年六月，秦王与宫僚张克己、李去伪、王延等，宴于南凉观，三鼓方散。秦王就寝，及晨，观门微启，有血衣掷于池侧，卫直余阿都亟往视之，秦王已殒，胸口皆伤，侍女四人

俱死。事闻，收张克己等赴狱，诏大兴府捕贼甚急，逾月皆无影兆。会蓟门县失官钱，有张睹遂宁哥等，在县绕游，捐费金帛殆不可胜计。众疑其盗官钱，擒之，阅其筐，有金五百两，皆太子所赐。鞫问，乃知杀秦王者此辈，实升、猷使之也。县密以闻，大兴尹完颜良密奏，世宗召二府议之，且疑其不然。升王允恭时在蓬莱院，闻之驰骑报东宫，诘晓，升、猷微服，佩三卫符出门，晨夜奔驰，凡三日至和龙。上遣明威将军完颜宇追之，宇年六十余，不能驰逐。升、猷至会同，宣言南官子孙弑逆，我今至此发兵救国，人闻皆信，自会同以北，和龙以西，皆受调发，会宇至，人心始疑。宇至东漠，与太子兵遇，宇遂宣诏，且约日合战。至晡时，太子众散，诘朝，宇进兵，悬榜购募，越七日，射龙渊人以升、猷首至，有司请诛升、猷妻孥八十九人，并废升、猷为庶人，谥允植为元悼太子。时世宗之子，既诛废杀者三人，余子尚九人，郑王允蹈，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。哀王即宋徽宗，天会年间，薨于五国城，熙宗宁谥为哀王，仍命靖康君以奉祭祀。

允蹈母尤有宠，以元悼妃故，深自退挹，年且高，闻宫人呼为皇后，便涕泣辞让。每入起居，便摇手止之曰：“吾子承顺以报劬劳足矣，汝辈幸勿累我。”兴庆二年七月，上不豫，左仆射知中书省李诘烈、知枢密竇耆年、同知中书省王昌禹等拜表，请立太子。翌日有旨，付都堂议，直学士吴与权、典枢密院张克己，首言二庶人以悖逆诛，元悼乃圣意所属，不幸殒命，当立其子。左给事中韩允中、右谏议郑遂良争曰：“克己辈是何言耶？二庶人以逆诛，元悼虽追谥，生前未尝立也，陛下子孙众多，三子既死，不必论，今惟当立现存居长者，始服人心，不然必乱。”克己曰：“昔梁武不立太子统之子警，舍孙而立其弟纲，卒致侯景之乱，警等言皆不服，由此观之，元

悼之子虽幼，当立何疑？”窦耆年曰：“萧统是已立为太子，便当继立其子。元悼不曾立，难用此例，韩给事之言是也。”李诘烈不能决，诘朝，东明殿奏陈请旨，世宗未及有语，赵妃自帘内厉声曰：“这孩儿底父既已被人杀了，郎主不若更杀其子，将来又免被人鱼肉。”世宗起入内。知内省江渊等与赵妃连结，且受其厚赂，渊探知上方有宠于赵妃，必欲立其子，故言于上曰：“秦王之子年幼，郎主万岁，他无所识，立之，他亦不知是何底用。若立允蹈等，彼急于富贵，岂顾于父耶？郎主不见冒顿事乎？”世宗沉吟不应。十一月丁丑，中批立太孙，付外施行。窦耆年固争，不从，乞致仕，韩允中乞罢，皆许之。张克己自翰林都承旨迁参政，赏其建储及草制也。郑王允蹈，性宽厚，又以母远避恩宠，中外无党，世宗每称其局量，诸武将谓其有外家风，不肯甚附之。太孙即立，世宗每见之有愧色。允蹈三子，长大辩年十六，明断果决，二子尚幼。大辩封遂宁郡王，至是迁爱王。大辩居闲尝说其父曰：“太孙既立，大人处疑嫌之地，宜思避祸，不若乞外镇，可以自安。”郑王不能从，东宫僚党以其性宽大，亦不之疑。元悼太妃与允蹈母为姊妹，亦相慈爱。张克己、余大璋、完颜赤等独以大辩为疑。况大辩之初生也，其母萧氏，梦一人乘马持刀自南来，称南绍兴主遣来，觉而与其姑言之，及生，赵氏捧之而泣曰：“汝自南来耶！”尤钟爱，抚育六月，世宗以其母早死，尝俾在赵贵人阁住，年十三始出阁。会蒙人侵边，议亲王总兵权镇抚，大辩请行，世宗以其年弱不许。完颜赤曰：“爱王虽少，然志气明决，度必可任。”遂白遣之，加封两镇节度，都统五国城十五州兵马。大辩至镇，深得诸夷之心。

兴庆四年正月，世宗晏驾，太孙登极，逾年改元天统，尊礼大臣事不自决，亲近儒臣敬事诸父，中外欣然。及山陵后纵

酒听乐，与伶人张喜喜等狎，比张克己等数谏不听，尊元悼太妃为太后，江渊为东内省都知，尤用事，太后及上皆信之。公受赂遗，除拜生杀皆出其口，渊或有故不入，机务填壅，不即报下，克己等朝夕其门。夏人入寇河东、陕西，师屡败，渊皆不即以闻。完颜炜上疏切谏，在都堂慷慨谓郑遂良曰：“太祖、太宗皇帝与忠献王、忠烈王百战辛苦，以有天下。忠烈王临歿，以夏、蒙人为忧，遗奏极切，今内外偷安，恶闻败事，岂不见耶律赵氏将亡之时乎？”渊闻而恶之，讽东台御史范圭奏炜谤讪，且言陛下为世宗所立，中外欣戴，炜怀异谋，尝谓人曰：“‘皇太孙非社稷主。’乞行诛殛炜。”遂除名为民，徙之代州。忠烈王，兀术之次子也，年已六十，性鲠直，习兵事。炜既贬，中外惕息。渊尝及内侍江从一、李连从上宴于太后宫，太后言郑昭仪善舞双勃脱，有国色，世宗晚年甚嬖之。上见而喜，宴罢，令渊等纳之兴庆宫，晨夕往焉。上或酣醉日昃，不果视朝，三省黄案悉令处分。郑妃或坐膝上，批诏内降，慧黠便媚，善为恢谐，渊多献珍宝服玩，表里胶固。郑妃尝得幸于世宗，元悼太后以为言，上令改姓邓，号宸妃。上幸蓬莱院，见所陈玉器及诸珍玩，视其篆识，多用宋朝宣和时物，惻然动色。宸妃曰：“作者未必用，用者不必作，南帝但能作，以为郎主用耳。”宸妃尝与上同辇出猎，过御龙桥，见石白如雪，归而爱之，白上于蓟山辇置，筑岩洞于芳华阁前，凡用工二万人，辇及牛马七百乘，道路相望。会是冬，尝菊于东明园，上登东明阁，见屏障画宣和艮岳，问内侍俞琬曰：“此处是何所？”琬曰：“赵家宣和帝以运东南花石，筑艮岳，致亡国破家，先帝命图之以为戒。”宸妃曰：“妾闻宣和帝之亡，不缘此事，乃是用童贯、梁师成耳。”盖讥琬也。顾见江渊，又好谓曰：“我嫌俞琬来破坏我好事，却又忘了都知，勿怪勿罪。”渊合

手以谢。

时国政多纰，名器混滥，吏部尚书于济明奏言：“旬日之间，斜封补官凡三百人，乞行追汰。”奏入不省。起居郎兼谏院柏良器上疏切谏，贬濮州同知。是岁大旱，山东及泽潞间寇窃屯结，至万余人，枢密奏遣左统军完颜高、副统军完颜志同讨之，凡七万人，给钱七千，军装悉令自制。高见枢密谢世云言：“军怨詈，恐不堪用。”翌日奏事，上曰：“高等欲以此相恐。”二人皆罢，别遣龙虎领军张天翼往。江渊仍奏遣其弟副知东省事江源监其军。秘书监兼权给事中田迈奏：“宦者监军，唐之弊政。赵氏尝用之河东、太原之战，忠献王振鼓大呼，童贯以走。太祖起自龙翔，太宗讨定两河，皆用功臣亲总军令，乃忽变旧制，恐兵心离不听。”诘旦早朝，迈坐待漏院，渊扬马鞭过骂之曰：“痴南虏，敢言我家兄弟耶？”迈遂求出知郑州，渊恐其抵抗，改潞州兼督军粮，欲坐以军兴乏食之罪，渊令其弟害之。迈祈哀告左仆射完颜真、言于渊，遂寝新命。

十一月丙寅，天翼、源辞行，至会同馆前。源闻上国所调人怨语籍籍，惧为己害，归白其兄，乞免行。天翼因其惧，说令奏上，求添衣赐以结军心，有旨从之。然有司视为文具，支給灭裂。至安肃军，天翼惧有变，连奏乞厚加资给，有旨令河东运使支办，各路州连战皆败，天翼死战。贼势逾张，溃兵皆聚于天井关，潞守张宗臣急奏求援，上与宸妃连日饮宴，外间章奏不通，京师谣言“东欲行，西欲飞，中间一道亦垂垂，我醉不醉知不知”。完颜高、完颜志，闻都人心危疑，且闻上尝憾之，密谋立郑王允蹈。王实不知，允蹈妹夫唐适、蒲刺、兄蒲察为三卫，令军与志同约三人，会于菩提寺。高泣谓察曰：“国势如此，不若立郑王以安社稷。上立非次，天下至今不服，况淫昏狂惑，岂可语以君道？公可语贤弟，令达意郑王。”察

许之。察即往白，允蹈许之。由是谋议益广，高之从兄为中山守，志同之弟志宁为河南留守，各遣书令举兵，以诛江渊为名，俟京师兵动，然后相应。内侍俞三德素与渊异，常非其所为，密结为内应，俟上动静。

会唐适家二奴以贖易马与张卫，为适所逐，送大兴府鞭之。适婢春英，先与奴张阿多通，适不知也。一日，婢立于窗间，见奴张阿多从外过，呼之与隔窗语，告以驸马与众谋立郑王，张阿多与同逐者，诣大兴府告变。大兴尹萧宗裔，送二奴各囚一所责状，言之相同，遂密奏。上与郑宸妃、张婕妤皆醉卧未兴，申漏下六刻，以水拭上目，徐告其故，上骇然。上遣东队主李日曜、西队主张飞龙、龙虎将军完颜黑铁分兵擒捕，置狱会同馆，命御史大夫张幽鞠之，皆服。允蹈奴樵夫者，知事变，急遣人报爱王，使为之备。越三日，皆服诛。上遣内侍耶律康孙，赉诏及龙茶金合往五国城召大辩，以密诏令五国副统军完颜天应图之。康孙至，爱王不即见，天应得密诏，径入见爱王，垂泪曰：“四大王已死，郎君当如何？”爱王曰：“公欲见杀，我无可奈。”天应曰：“天应受大王父子厚恩，主上所为非人理，今日不可坐受诛戮，合思为救国雪耻计。”爱王拜曰：“惟公命。”翌日，备严，延康孙入，徐谓曰：“有诏，欲见杀耶？”康孙知事泄，哀泣祈生，都典客骨孛兴在侧曰：“无此事，大王劝中大使酒。”康孙垂泪饮之，急上马，至驿而卒。明日，爱王与父发哀，内外诸门悉皆严备，调发上国兵七万，为城守计。

五年正月，爱王据城叛，时诸酋厌苦主上昏虐，闻爱王举事，从之翕然，旬日之间，集兵十万三千。韩路提点万俟元，驰驿奏闻，上遣皇弟东安王瑜将河北兵五万，皇从弟武宪王瑤将燕兵五万，往攻之。至桑干川，遇爱王将骨孛兴，与战，瑜

军大败，仅以身免。三月，大起河东，陕西金兵十五万，上京路金兵五万，命瑜、瑶与完颜进分路进讨，约会五国城。爱王闻大兵至，忧惧不知所出，掌记刘士偕、何大雅说爱王曰：“主上以君讨臣，今此之来，势力甚重，万一战而不捷，后将谁继？不若求援于北国。”爱王然之，遣大雅往聘之，且以其子椎为质，约破国兵之后，军储金宝惟北国所取，北主许之。五月进等军至东堙津，骨孛兴战败，保五楼城，进追至城下，因以围守。爱王遣亲将木宝奴将兵自大泊出北狐口，于两山之间筑城堡，坚守不动，粮车至，辄为所夺杀，进军缺食，时天方暑，卒皆饥困。

二十七日，上遣完颜宗庆、萧三奴、李用虎往攻宝奴垒，以通运路。内枢密王渐固争，谓宗庆轻锐无谋，用之必败事。宗庆亦不欲行，乃遣萧三奴、李用虎往。三奴将至北狐口，天将明，大雾四塞，遣上国兵三千人潜伏北山下，以粮车由东而上，鸣鼓张旗，运夫大呼宝奴，宝奴出兵袭之，战于狐原，胜负未决，而伏兵起，夺其城，植旗于上，宝奴兵顾见之，皆惊溃，宝奴自杀，运路遂通。爱王知势急，留其妻兄突律卿与子雄守城，爱王自往北国求援，行至半大漠，而大雅将兵至，爱王喜，以手指天，下马与北国大臣骨娄通稽首相见。爱王奉献金宝十车，骨娄喜曰：“大王无虑，待俺与破。”兵至五楼，进等与战，北军奋大柶以入，皆一当百，国兵大败，乘胜袭逐至和龙东津。上闻败，颇为忧，太后亦劝上勤国事。江渊等曰：“国兵虽败，死亡无多。”宸妃执酒劝上歌解愁曲，且曰：“用兵小败，亦是常事，外间人喜祸，欲郎主成疾。”上喜，复纵饮，自是凡军事奏报，悉令宸妃裁决。宸妃见急切，多屏不奏，若有小捷，即便奏闻，以媚上意，及会宁陷没，平滦破坏，上皆不知。一日，谢世云、完颜世卿奏之，上始骇，顾问

内侍直秘文殿李汝回曰：“汝辈更不说。”汝回曰：“章疏在宸妃处，臣等何由得见？”上起入内，世卿叹曰：“太宗向日携赵氏三千口来，今日乱国，皆是其女孽，此天也！”世云曰：“乱匪降自天，生自妇人，诚然。”

九月，赵太后寝疾，上入阁起居，宸妃亦至。后曰：“我有一心愿未遂，宸妃能成我意乎？我家三四百口，为炀王所杀，丛冢在和龙，我欲创一寺在彼，以追冥福，岁时祭享，不敢费官钱，我殿中有钱七万可办，汝但时时说与郎主，要记着，省得我死不瞑目也。”后薨，宸妃以其遗留钱分与中外亲及诸赵女之在京者，远近皆悦。以手诏下和龙府起大明寺，造九级浮屠，遣太后殿内臣侯衍监造，务极壮丽，且度僧三万人，施与祠牒。时民苦调发，闻有度僧之命，远近奔就及五万人，于寺中分为八寺以处之。右谏议大夫刘苍璧，疏谏不省。时边兵屡败，爰王据和龙以北，凡国家始兴之地，皆失之，上见兵革未息，亦忧之。宸妃及诸御女，多劝酒。常乘小马，命宫人携酒淆鼓乐，遍游池馆，意之所悦，辄留饮至夜。复信江渊等言，拘收诸父及昆弟有若仇讎。尝一日与鲁王琚曰：“蹈叔父子如此，效者必众，人多劝我莫与汝等说话。”琚泣曰：“太祖起自龙翔有天下，忠献王、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，兄弟不信，尚谁信哉？周公诛管蔡，封康叔，岂可以一概疑之？”由是，允明以下皆佯为痴风人。

泰和十二年四月，汴京留守完颜童，奏南宋兵陷泗州，诸路皆进兵。上曰：“南方亦尔，可谓我国无人。”枢密余崇义曰：“陛下有天下之全，岂偏方可比？但近年不务勤俭，天灾流行，国穷民困，南兵亦且乘间来此，不足虑，但恐秋冬间北兵复动，西夏窥陕，四国皆惊，此可忧耳。”上曰：“卿勿言，使我闷闷，然南方事，卿等急谋之。”十一月，金河南兵一十

七万，内十万入荆、襄，七万入淮。金河北民兵十万，戍居庸关及寒水、大鸡川，以防北边。内外骚动，民聚为寇。是岁，南宋请和，北国兵扬言复动。余崇义、聂希古曰：“爱王事北国过厚，故北兵为之尽力，今若不爱金帛子女，彼亦易动，得南宋物以为此用，此计之上者。”上曰：“卿自图之。”

十三年正月，遣秘书少监虞世奕、鸿胪司宾事李固善使北国，北人受其金帛，独不肯背爱王，其大臣骨娄斯点摇首曰：“我北天帝既与爱王有深约，不可负之，我不作三二说。”世奕竟不得要约以归。九月，北国兵大举深入，十月至斯波川，驻十日以俟河冰合，和龙帅臣完颜太康亟集兵御之于东津，北兵长驰，爱王之兵在后。太康令人椎冰，多伐薪柴烧火以燎于岸，剡木为舟，中积炽炭，冰不能合，爱王兵及北兵，乃分自君子津以济。十二月丁酉，陷天都城，围和龙，太康兵溃，其子耜在城中与同知章去疾极力守城。十七日，遂陷大城，去疾退守子城。北兵拆城中居民屋，缚为层楼，用牛车挽桥梁石装炮，当之者，皆糜碎。二十九日，和龙陷，遂取东滦平三州。余崇义建言，遣枢密官属间邱好古载金帛美女，自山后出石磴岭，逾大漠，涉东韩白龙城使蒙国。蒙人闻使至喜甚，好古因说以出兵袭北国，可以大获，蒙人从之。

十四年三月，蒙人攻北国北部，败其众于骨邱，追袭余兵，径至扬割城。北国惧，遣使报令回师。四月七日，北兵自平川回去，义崇驿报完颜章，令出师袭逐，至大容城为北兵所败。大兴以北，千里萧条，民不聊生。五月五日，上大宴西凉观，鄂王濬曰：“日已晡，恐劳圣躬，请驾兴。”上曰：“方与诸王乐饮，何劳耶？”濬泣曰：“天时人事不顺，如北国兵屡败，两河盗起，北兵虽退，差凉复来，岂乐饮时？”上怒曰：“我畏与公等相见，偏说恼人心怀事。”濬遂请退，不许，且曰：

“王欲饮酖耶？”侍郎李西华前曰：“瀆是忧国，然言之非时，不足加罪。”上曰：“卿辈自为一党，止非我耶？”自是多以暑不视朝，与宸妃与诸内侍昼夜燕饮。诏大兴府、河南府、择民间女年十一以上，有姿色慧黠者，各三百人进入，教酒令及效市肆歌。大兴尹完颜天穆奏称：“天旱，正属祈祷，索女恐招怨詈，非敬天修德之事。”翌日，罢知耀州。时内外嗷嗷，机政俱废，上间出视朝，不过时许便还，内与宸妃、李才人、穆昭仪并马游后苑留宴，俟月上，奏鼓吹以归。会内侍张天贵与牛刀儿争居地，谋广居第，强市刀儿所居，不可，擅毁其墙。刀儿讼之大兴尹，不能决。诉之御史台，御史大夫何贵穆袖状白上，上以问江渊，渊遂与天贵谋。俟上与宸妃欢饮，直前伏地言曰：“刀儿欺臣为中官，多侵臣地，告郎主为臣决之。”宸妃曰：“此易耳。”中批令大兴府，别踏他边地与牛刀儿，所争地尽赐天贵。刀儿怒憾，与三卫诸将谋有异图。七夕，上御清华楼饮酒，侍卫皆赐酒炙，刀儿与穆三奴、费貂、周侑、萧兴贵等结裤执戈，直前弑上，杀宫人二十余辈，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。左内侍江日曜急报，江源、张天贵等率三百余人战于楼下，久之侍卫兵至，刀儿知力不能脱，遂自刎，卫兵因在内掠夺，嫔妃以下皆不免被侵扰。宸妃闻变，急报宰相大臣，夜三鼓，百官排闥入宫，完颜章等环尸大恸，密谋所立。左仆射兀映、太尉张克己遣入密迎磁王允明以入，翌早颁遗诏，立为皇太叔，谥上为章宗，七月八日，磁王即皇帝位。

王素有令誉，中外相贺，余崇义独有忧色，谓聂希古曰：“上立又是越次，诸王宁肯帖然？”召完颜天穆于耀州，有司奏牛刀儿之逆，宸妃实知谋，所以临宴称疾。赐宸妃死，江渊、张天贵皆伏诛。宸妃时年三十六，专政近二十年，内侍多受其恩，皆为养子。及诛，其党怨恨，十五日，直芳华阁赵云德尤

痛之，携金帛往天兴宫祈醮，以荐冥福。翌日，集诸党于宫内设斋，元德曰：“我辈旦夕死，不知谁为我作斋醮。”小黄门邓世卿曰：“直阁莫如此说。”元德叱曰：“你晓甚事？”密言于李知宏、裴渊等曰：“先帝以诗酒之故，废坏国政，外庭大臣归咎我辈，主上亦甚切齿，不死何待？”密谋弑逆。是夜，上方在斋宫，内侍邓宝孙奏外有文字，启门，烛忽灭，赵元德等直前弑上，欲召夔王立之。诘朝，百官立班，而阁门不启，中使传旨曰：“上以食素久伤脾，内医方师愈疹视无状，遂至甚，且放班。”兀映怅然，克己、希古等诣东省，请入问疾，不许，闻诛医者，兀映等欲突身入，中人拦遏不听其入，崇义蹶其足密曰：“事已变，此辈必有备，轻身入何益？”兀映遂召龙虎将军完颜章等同入门，疾至东承天门，见一辇车，问是谁，押车中人曰：“宫人也。”牵车者笑之，使人尾去，乃夔王也。兀映等大恟曰：“大王不可入，必有不测之变。”赵元德知事不济，遂赴芳华池而死，兀映等穷治逆党，凡诛宦者五十余人。晚于都堂议所立，张克己、李西华曰：“立子以长，长均以嫡，嫡无则以次。濉王允文，世宗第六子也，明练沉静，宜立。”众从之，兀映遣侍中萧能、聂希古往迎，夔王亦往。濉王见官僚至，泣曰：“诸公欲祸我乎？”希古曰：“社稷无主，大王次当立。”十八日，濉王即皇帝位于天兴殿，谥磁王为昭宗而葬之。命翰林吴宗稷草诏，具述国难及哀痛之语，其略曰：“伤身以检，则民自康。御下以诚，则人自感。声色蛊惑自昔所戒，宴安酖毒何今亦然。朕痛誓于深衷，祈哀于天下。”并遣手诏谕爱王云：“泰和猜忌，兄弟失欢，骨肉至亲化为仇隙，诱引外兵，倾危本国，计王之心亦复何忍？往事已矣。今宜改图，朕遭家难，靖晦以处，忽诸父、诸臣横见推逼，义不容辞，王是朕之侄，朕是王之叔，叔侄天性，宁不坦然？今

自和龙东北，永为王国，保有北翔，子孙嗣守，勿信闲言，冯陵以逞。叔侄二人同形共气，设或交兵，行兼务并，太祖太宗在天之灵，亦不锡祐。昔梁警与湘东为叔侄之仇讎，诱周兵以陷江陵，随亦失国而为人虏，此事宜鉴，三复余言。”爱王得诏亦泣，然为北国所制，不能自由，每岁入侵，玉帛子女悉归于北国，耗挠国计，伤残民物，于爱王元无益也。八月，爱王遂于其国即皇帝位，立宗庙，追谥其父郑王为明宗。十一月，爱王薨，北国主立其子雄，号三大王，遣国娄斯颉戍其国，且约以进兵，雄以持父丧为辞，北国主怒，遣掌文字官颜飞来让，削其帝号，必令出兵，雄惧而从。十二月，葬其父于冷山，谥曰桓王，遂入侵。

天定元年庚午正月乙巳，完颜天穆将金兵五万，上国兵五万，战于北狭口，自辰至申，国兵已废，北国益生兵，国兵不敌，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，战及暮，胜负不决，收退时。天寒甚，北兵举兵弥漫山泽，诘朝，众压吾境，人如垒山，矢石如雨，天穆命以刀车冲之，随开复合，日昃皆饥渴，兵遂溃。天穆伤重，左右欲载以马舆先奔，天穆不可，曰：“吾曾大父为开国功臣，吾为子孙而不能救国之败，何面目见宗庙乎？”奋剑大呼，创裂而卒。天穆，乃忠献王粘罕之子也。三大王收其尸，葬之而哭。北兵至桑干川，完颜天宇闻其兄死，怒甚，将兵御之于旧坪，望见北国大将，以虎皮蒙马，居中直前，以槊刺之，北兵四合，遂死于阵。蒲伏虎、鸟伦大漠收众，保天都山，兵不甚败，是以北兵虽杀二将，然不甚得利。二月乙丑，北兵既退，出境之三日，忽平川报蒲伏虎引兵至。而北兵既去，三月丙辰，又陷辽西未波城，败六统军，杀二戍将。四月己巳，自飞狐道回河东，岚、代等州皆震。五月，秘书监起居舍人韩伯宪上言：“北人以能生啖人畜之肉为粮，饮生血以止渴，战

阵之间不患饥渴，则战有余力。我兵与争，饥渴交逼，易至疲惫，以此较之，野战非我长，乞于幽燕以北及北兵经由之地，凡控扼险要，悉筑城垒，务令坚壮，一处被攻，且合坚守，诸处之兵更迭邀遮，不必与战，则北兵之势沮。兼牛、马、羊、骡、骆驼并置城内，彼无所掠，则将乏食，绝其所有，必致狼狽。”遂遣天使督金兵筑城。时连岁饥歉，耕猎皆废，寇盗蜂起，辽西上国为北兵残灭攻陷，老弱妇女素不习劳。大兴府及上京路帅守，皆榜谕，虏兵入境，民皆不保，与其死于刀戈之惨，宁劳苦于筑城。民始结为队伍以往，至八月末，才筑古北口、东陉二城，楼橹未备而北兵游骑骎骎然来矣。十一月，北兵分二道入，一自白檀，一自靡陂。奏至，集群臣议之，皆请迁都以避寇锋，聂希古正色言曰：“此策之下者，未可议。”徐王律明、兗王天骥曰：“北兵远来，而此闲徒聚头坐议何益？诸君不见南宋宣和、靖康事乎？”请自往御之。翌日，以律明为东道统军监军，天骥为西道。天骥至军，率众凿沟，引白沟及白檀河以自固。北兵至水旁睥睨二日，风动雪飞，冰厚五尺，北兵悉渡，国兵力拒不能遏，北国将骨赞俟兵尽渡，乃以炬火熔冰，撤垒屋竹木茅苇，尽焚于坚冰之上，众共腾跃，在岸国兵大败，天骥仅以身免。夜入长泰城，会朝廷遣窦永固来援，天骥遣报，令依山入城，且报庆州令坚守。北兵野无所掠，三大王竭国牛羊不能继，且闻朝廷遣使，说西夏以挠其国，欲进则天骥永固兵，坚守长泰以截其后，其庆州兵以当其前，乃回师缚筏以济。

二年辛未正月，以北兵退，肆赦，其略曰：“朕以菲德获继丕基，岂期骨肉之亲，遽构萧墙之祸，毒流庶类，罪在眇躬。兹蒙上帝之垂仁，遂使外夷之弭化。兵革休息，幸宽将帅之劳；国祚底宁，将见室家之庆云云。”上自北兵深入，蔬食徒跣，

焚香告天。至是百僚入贺，请复膳，凡十二表，始从之。天驥见上，请贬爵，不许，且曰：“不如是，无以谢三军死亡之众。”遣中使至战所，收敛尸骸，仍设冥祭寒食。遣中使六人，于北兵所经残掠地，分设鱼肉酒炙，招魂奠酹。内出祭文，其略曰：“禁烟祭先，土俗所宜，凡尔子孙，以此为恭，乃令乏祀，鬼哭阴风，惟予一人，致汝若此，痛恨填臆，其颡有泚。”摹印颁行，读者涕下。丙申诏求言，略曰：“朕以菲质偶被推崇，思欲革前朝之废政，祈万国以乐生，而乐难滋张，天灾未已，今兹远退，尚虑包藏。凡保民固国之方、攘敌裕财之策、与朕躬之阙失、吏治之乖违，可悉究言，无有隐避。”右正言单立敬上疏云：“先朝致乱之由，在今已影响不留，但方今天时人事之不顺皆遗殃余烈之所貽，陛下惟当正心修德，以祈上天之悔祸而已。”时言者甚众，皆不出此。四月，策进士，圣问略曰：“泰和荒怠，群才不收，兵革纷攘，文字亦息，遂使四方之士，怀才抱艺而不获申，或陆沈于草野，或奔仕于外境，挺身寇盗甘与为谋，凡尔子大夫之至于庭，皆忠义之良也。”是时，进士凡一百单三人，皆升擢补官，有甘于沿边临汉大定府会宁路就差使者，皆优与职秩，并从右仆射聂希古建请也。是岁不稔，自四月至六月不雨，内出宝器图画文籍付杂卖，务及广谕富民纳粟补官，时富室迄无应命，惟陕西差稔，河南高田种不入土，独齐鲁下田有收，其西下北国麦稻皆熟。九月，北兵声言入侵，上忧之，枢密完颜忠言：“北兵骤至，亦由朝廷不小顺其意，遂致怙忿逞凶不已，昨自先朝遣虞世奕、李固善一行，续后不复修好，今合遣使以往，彼不从，然后与角，天下皆知陛下非喜兵，此一策也。”聂希古、高耆年曰：“如此，可保北人必从否？”忠曰：“臣亦安能保之？但今国力不支，天灾流行，财力俱乏，行此，下策耳。”十月乙亥，遣兵部尚